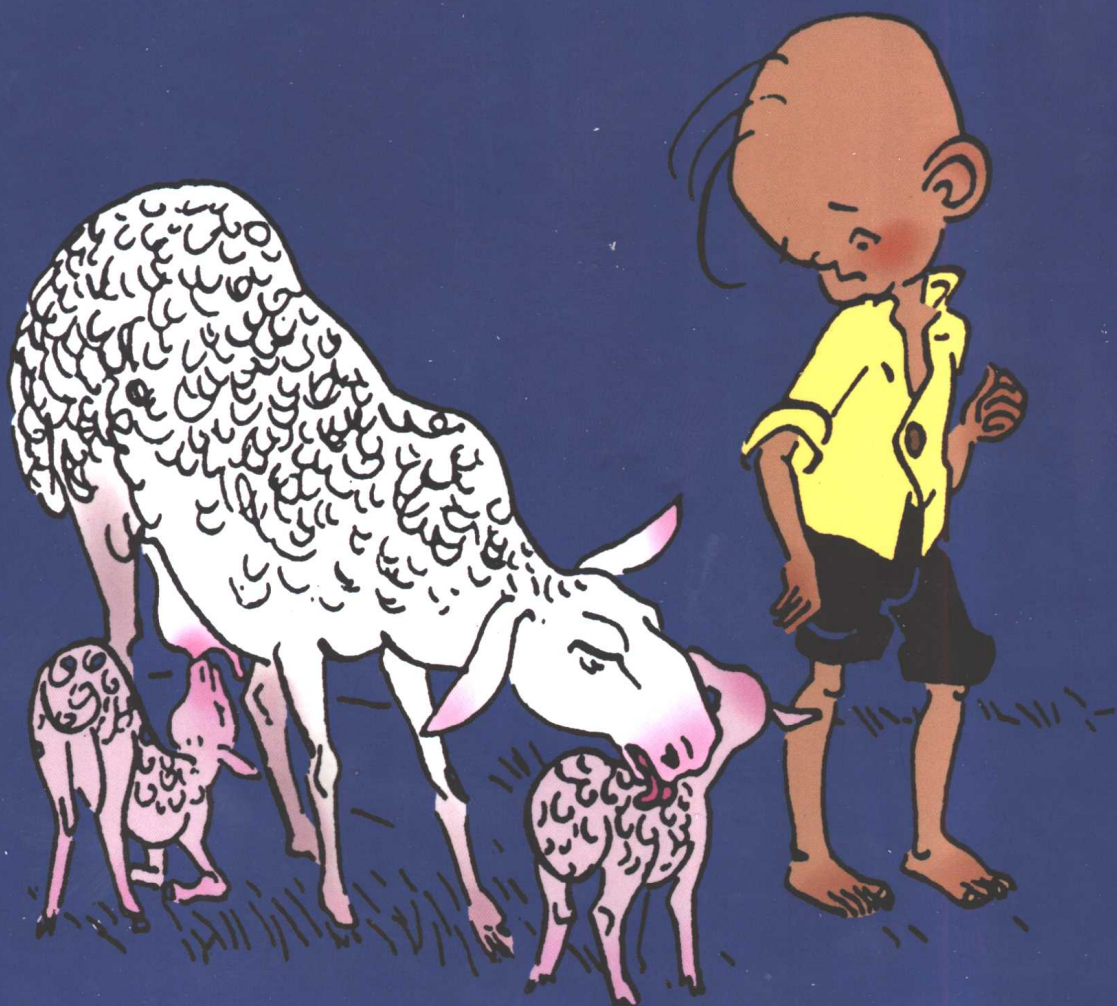


三毛流浪记

张乐平连环漫画全集

译林世界连环画漫画经典大系
洪佩奇编 译林出版社





世界系列连环漫画名著丛书/中国张乐平 作 洪佩奇 编

三毛流浪记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毛流浪记/张乐平绘;洪佩奇编.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1(2003.8重印)

(世界系列连环画名著丛书)

ISBN 7-80657-158-2

I. 三… II. ①张…②洪… III. 连环画:漫画-作品-中国-现代 IV. J2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6772 号

书 名 三毛流浪记
作 者 [中国]张乐平
编 者 洪佩奇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地 址 南京市张王庙 88 号(邮编 210037)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20
印 张 14
插 页 4
版 次 2000 月 11 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5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158-2/J·055
定 价 (精装本)20.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华君武

《世界系列连环漫画名著丛书》的出版是令人高兴的，它使中国的漫画作者和广大读者广开眼界、欣赏这种有趣的、有浓厚的幽默感而又和生活极为贴紧的普及艺术。一说普及，有人就认为是一种粗糙、艺术上低级的东西，其实不然。丛书中有许多我在少年和青年时期就看到的，例如《安得生》和《父与子》；看《倒霉的萨克》、《小天使》时已人到中年了，现在我已七十四岁的老翁，这些连环漫画仍未失去艺术魅力，前两年我还和我九岁的小孙女华小雅共阅《父与子》，我还记得她的扑哧笑声，一本好的连环漫画是令人终身难忘的。

我不敢说幽默是天生的，但尘世上许多人缺乏幽默感，我想如果一个人能经常看些幽默小说、听些好的相声段子、看些幽默的漫画，必有助于幽默细胞的生长，具有幽默感的人会比没有幽默感的人生活得更快乐些。因此丛书的出版，有益于精神文明的建设。

我们也有一些中青年在画连环漫画，我想可以从许多优秀的外国作品中得到启发，如何从生活中汲取题材、如何构思、如何创造人物、甚至构图都可以得到借鉴，借鉴不是照搬、更不是偷窃，但它会使我们的连环漫画提高艺术性、增强幽默感。

感谢译林出版社和洪佩奇同志选编出版了这套丛书，它对我们大有益处。

一九八九年冬

代序

夏衍

三毛是上海市民最熟悉的一个人物，不仅孩子们熟悉他，欢喜他，同情他，连孩子们的家长、教师，提起三毛也似乎已经不是一个艺术家笔下创造出来的假想人物，而真像一个实际存在的惹人同情和欢喜的苦孩子了。一个艺术家创造出来的人物而能够得到这样广大人民的欢迎、同情、喜爱，和将他当作真有其事的实在人物一般的关心、传说，甚至有人写信给刊载三毛的报纸，表示愿意出钱出力来帮助解决他的困难，这毫无疑问的是艺术家的成功和荣誉。三毛的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所以在解放前的那一段最黑暗的时期之内，作家笔下的三毛的一言一行，也渐渐的从单纯的对弱小者的怜悯和同情，一变而成了对不合理的、人吃人的社会的抗议和控诉了。这是作家从残酷的生活中进一步地接触到了这个不合理的社会的本质，而开始对这野蛮的制度发生了反感和敌视的原故；而同时我们相信，假如三毛的作者不这样做，不去和残酷的现实生活斗争，而架空地给布置一个神话一般的可以搭救他的幻想的境遇，那么即使是天真的孩子们，也就不会这样的清早起来就要抢着报纸看三毛了。

值得庆幸的，是三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旧社会使人变成鬼，新社会使鬼变成人。三毛是善良的，勇敢的，经得起磨炼的，那么让我们拭目以待新社会中的三毛的发展和进步吧。

一九五零年一月二十日

前言

洪佩奇

《三毛流浪记》是我国漫画大师张乐平的惊世之作，这部不朽的连环漫画曾在我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作品的主角三毛是我国几代读者所熟悉所喜爱的漫画人物。

三毛始创于1935年，最初只是一个插科打诨的谐趣漫画人物。抗战爆发后，张乐平怀着满腔的爱国激情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斗争行列。抗战胜利后，他以三毛为主角创作出揭露国民党军队腐朽的连环漫画《三毛从军记》，此后三毛形象产生了质的变化。

1947年年初的一个夜晚，大雪纷飞，北风呼啸，张乐平顶着刺骨的寒风从报馆回家，走到弄堂口，看到雪光映照的昏暗墙角里有三个骨瘦如柴的流浪儿，他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上身披着破麻袋片，下身穿着破烂不堪的单裤，围着一个铁罐点火取暖，为了不使这几块拣来的煤渣熄灭，三个孩子轮流向罐头盒里吹气。第二天清晨当张乐平外出时，发现昨晚的那三个孩子中的两个冻死了。远处积雪的马路上，一辆收尸车在缓缓地行进着，一只只僵硬的小手小脚伸出车外，随着车的颠簸凄凉地颤动着……

“这是什么世道！”张乐平的心在悲泣呼号。经过痛苦的思索后，张乐平开始创作《三毛流浪记》，不朽的流浪儿形象三毛终于向人们走来了……

张乐平每天都能见到许多流浪儿，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游走于上海的街头巷尾，用洋铁罐向路人讨钱，追赶着为老爷太太们打扇，在垃圾堆里寻找食物，擦皮鞋，推车子，还时常遭警察毒打。在城市，每年的“四·四”儿童节都是市民的兴奋点，人们总是拥上街头观看盛大的童子军游行。当童子军总司令何应钦在无线电广播中呼吁“我们要爱护儿童……”时，张乐平却从围观的人群后面看到了一个被遗弃、被残害、被驱逐的儿童世界。

为了画好《三毛流浪记》，张乐平主动去和流浪儿交朋友。当时上海的陈家木桥是流浪儿的集中地，张乐平便去那儿，坐到他们中间，试着与他们搭话，谁知他们不但不理他，甚至还向他翻白眼，最后他只得扫兴而归。原来，流浪儿看张乐平穿着一身西装，虽然是旧的，却认为他是有钱人，他们受尽了有钱人的欺负，当然不会去理张乐平。为了改变这种状态，第二天张乐平穿了一身旧衣服，买了几付大饼油条，又来到那个地方坐在地上吃起来。这回几个流浪儿终于围了过来，眼睛直直地盯着他手中的大饼，张乐平很自然地将大饼分给他们，于是大家坐到了一起，逐渐地熟悉起来并成了朋友。这样，张乐平了解了许多流浪儿的悲惨经历。这些流浪儿的经历许多都被张乐平画入了《三毛流浪记》。

张乐平是以眼泪和着笔墨来画《三毛流浪记》的，他表达了对受苦孩子的深切同情，也融入了自己的身世和遭遇。他曾经说过：“画三毛就是画我自己。”

1947年6月15日，连环漫画《三毛流浪记》开始在上海《大公报》上连载。这是一个中国式的《苦儿流浪记》，是对不平等社会的血泪控诉。作品对被剥削与被压迫的劳苦大众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引起了舆论界的高度重视。

三毛迅速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孩子们为三毛的经历时而忧愁，时而伤心，三毛的命运竟成了当时上海儿童生活中的大事，许多人给“三毛”寄来了绒衣、鞋袜等生活用品。张乐平常常回忆这件事：一户人家有七个孩子，他们叫大毛、二毛、三毛……小弟弟叫做七毛。他们的生活比《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要好一点，因为他们的爸爸总算还有个工作，但也苦得很。他们看了《人非草木》、《还有好人》那几段后，非常难过，大毛、二毛呆了半天不肯去吃稀饭，三毛、四毛把自己身上的毛背心脱下来，要送给画里的三毛，五毛看见画里的三毛因为打碎了瓶子而挨打，马上去找了一个瓶子来，要代他赔给店里的老板……

《三毛流浪记》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喜爱，但国民党反动派却十分害怕。1947年12月30日国民党当局的喉舌《中央日报》发表了攻击《三毛流浪记》的文章，指责张乐平“这表现太残酷了，太冷落了”，并列举了劝募寒衣，提倡社会教育等“德政”来掩饰《三毛流浪记》所揭露的社会的丑恶面目。这时张乐平不断收到匿名恐吓信：“你拿了共产党多少津贴？”“当心点！”并扬言张乐平如果不停止《三毛流浪记》，则“将予以不利”。张乐平毫不畏惧，他认识到，三毛挨饿受冻、饥寒交迫的根源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不打倒反动派，千千

万万个流浪儿三毛是不可能解放的。于是他把家搬到嘉兴，每天作画不止。由于当时生活的艰难，他患上了肺病。他一面咯血一面挣扎着画三毛，每天叫家人轮流到火车站秘密投寄画稿。

1948年，以阳翰笙为首的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昆仑电影公司将《三毛流浪记》改编成电影。这部电影调动了赵丹、孙道临、黄宗英、上官云珠、吴茵、林默予、刁光覃、朱琳、关宏达、中叔皇、沙莉、奇梦石、蒋天流、林榛、黄晨、石炎、汪漪、王蓓、丁然、王公序、张庆芬等上海大部分的著名影星，他们都甘心为一个无名的小演员当配角，这在中国电影史上还是第一次。这部电影还是庆祝新中国成立的第一部国产片，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949年春，因战争和天灾而无家可归的难童大批地涌进了不夜的上海，当时报载：“现实中的三毛散布在全上海各个角落，多不胜数，他们衣不遮体，食不饱腹，在死亡边缘上挣扎……”宋庆龄先生看在眼里，痛在心头，她向难童们伸出了慈爱之手，策划举办“三毛原作展览会”，创设“三毛生活乐园”，以动员全社会救护“三毛”。中国福利基金会遵照宋庆龄的嘱托与张乐平联系，张乐平欣然应命，夜以继日地挥动画笔，一个月内赶出了三十余幅三毛水彩画。此后，宋庆龄通过报刊公布了创设“三毛乐园会”的宗旨及章程。为使各界人士了解三毛的苦难，伸出援助之手，当年3月宋庆龄借汇丰银行大楼，举办了三毛原作预展，邀请各界名流参观，她还亲临现场，并会见了张乐平，以地道的上海话与之交谈，并赞许道：“张先生为流浪儿童做了一件大好事，真该谢谢您，全国的三毛不会忘记您！”

同年4月4日儿童节，“三毛生活展览会”在上海大新公司四楼隆重开幕，展出了张乐平的三毛原作及水彩画新作330余幅，平均每日观众多达2万余人，大厅里回响着著名话剧演员尹青极富感染力的声音：“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救救三毛！”许多女士看了画上三毛的凄苦遭遇后落下了同情的眼泪。当日下午举行三毛画义卖，主持者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团团围住，顷刻之间，30余幅水彩画被抢购一空，最高有出至800美元的，三毛乐园会的会徽及张乐平签名的《三毛流浪记》画册也都成了供不应求的抢手货。在宋庆龄的号召下，许多人以当三毛乐园会会员为荣，纷纷捐钱捐物。当时一个中年男子一下认捐了四个三毛，他自豪地对记者说：“我有四个孩子，一个孩子帮助一个三毛……我宁可吃穿得艰苦也要这样做。”还有许多孩子伸出他们的小手，送上了一把把父母给的零用钱及许多学习用品……

4月9日“三毛生活展览会”结束，所得款救助了数以千计的苦难儿童。这次画展给中

国漫画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当时上海民众对此义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三毛乐园运动使无数穷苦孩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援助。

随后《三毛流浪记》电影还跟随宋庆龄参加庆祝解放的义演义卖、募捐慈善活动。这部影片在上海和南京等地上演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与电影一起推出的还有张乐平的三毛漫画册与漫画卡。当时宋庆龄主持的义演与募捐场面十分热烈,影片与漫画的收入后来全部捐献给了上海与南京的孤儿院。

三毛漫画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据不完全统计,自三毛形象问世60多年以来各种连环漫画单行本近50种,累计印数达1千万册以上,1996年《三毛流浪记》全集在香港发行,销售量每月占三联书店十大畅销书之首,1997年沪版图书订货会上该书又以10万订数名列第一,同年全国图书销售排行榜再次雄踞榜首。而《三毛流浪记》多媒体光盘问世后,首批6000张,一上市即争购一空……

1995年江泽民同志在听取广电部工作汇报时,点名提到《三毛流浪记》等作品,指出:“这些优秀的作品为什么经久不衰?是因为它有益于人们的心灵。”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也曾指出:“我们小时候受三毛这个形象的影响很大,《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教育了一代人,现在就缺少这样的形象。”

《三毛流浪记》曾五次被搬上银幕和荧屏,舆论界认为此片堪与卓别林的《寻子遇仙记》媲美,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981年该片在巴黎上映时引起轰动,后被评为葡萄牙国际电影节特别奖。《三毛流浪记》的动画片、故事片、木偶剧、电视连续剧等相继完成,其中木偶剧在海外演出反响强烈。《三毛流浪记》还被改编成大型舞剧、长篇系列故事广播等其它艺术形式……

张乐平是浙江海盐人,1910年11月出身于一个贫穷的教师家庭,小学毕业后便离家当学徒,由于自身的勤奋,30年代初便成为专业漫画家。在他近60年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了大量的漫画作品。他笔下的三毛形象赢得了一切善良人们的共鸣,真正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艺术典型,他被人们誉为“三毛之父”、“三毛爷爷”。他的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近代史,表达了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他的成功赢得了“人民画家”的称号。1992年9月27日张乐平因患帕金森氏症久治无效与世长辞,身后留下了不朽的三毛。

《三毛流浪记》与《三毛从军记》是张乐平的两部代表作,曾影响过我国几代读者,现编入《世界系列连环漫画名著丛书》,供读者永久珍藏。

我怎样画三毛的

——为“三毛义展”写

张乐平

十五年前我开始动手画三毛，那时中国的漫画工作者似乎还甚少尝试不用文字对白的漫画创作，就是读者似乎也没有养成欣赏不用文字说明的漫画的风气。特别是长篇连载的漫画，作者似乎必须添上若干文字以补画笔的不足，而读者也似乎习惯于通过文字的媒介来了解画面的意义。

我画三毛，当然是一个冒险的尝试！我想尽可能减少借助文字的帮助，要让读者从我的画笔带来的线条去知道他所要知道的。但我对人生的体验太少，就拿我所要创造的三毛来说，虽然环绕在我周围的正是成千成万的三毛，我从小就和这些识与不识的三毛身贴着身，心贴着心；我甚至可以这样说：“我就是从三毛的世界长大的！”即使这样，我还不能说，我已彻底了解三毛的生活相。我还不保证我的画笔如实地把三毛的真面目毫无遗憾地传达给读者。

但我毕竟勇敢地舍弃运用连篇累牍的文字说白来创作三毛了。我每次新到一个地方，甚至我每天离开自己的屋子走到每一条大街上，我都可以看到我所要创作的人物，他们永远是瘦骨如柴，衣不蔽体，吃不饱，穿不暖，没有以避风雨的藏身之处，更谈不上享受温暖的家庭之乐与良好的教育。我们这个好社会到处就是充斥着这些小人物的，充斥着这些所谓中国未来的主人翁，充斥着所谓新生的第二代。我愤怒，我咒诅，我发誓让我的画笔永远不停地为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朋友们控诉，为这些无辜的苦难的孩子们服务！尽管

我的技巧还没有成熟，尽管我的观察还有遗漏，但我爱人类，爱成千成万在苦难中成长的孩子们的心是永远热烈的！十五年来，我把我对他们的同情，友爱，通过我的画笔付与三毛！我从未措意自己的劳苦，我更未计及自己的成败，我只一心一意通过三毛传达出人生的爱与恨；是与非；光明与黑暗……

十五年来，在我创作三毛的过程中，最使我感到安慰的，就是成千成万识与不识的小朋友们都爱看三毛；特别是在抗战胜利后，我先后在《申报》和《大公报》所发表的《三毛从军记》和《三毛流浪记》，曾经获得广大的读者支持，他们为三毛的痛苦而流泪，也为三毛的快乐而雀跃。千千万万识与不识的小读者们常常随画中人三毛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我就常常接到这样的读者投书：“兹寄上毛线背心一件，祈费神转与张乐平先生，并请转告张先生将此背心为三毛着上。近来天气奇冷，而三毛身上仅着一破香港衫，此毛背心虽小，三毛或可能用，俾使其能稍驱寒冷，略获温暖，千万读者亦能安心矣。”这是成百成千感人心肺的例子之一，我常常为这些纯洁伟大的爱心所感动，我知道我的辛劳并没有白费，这也正是说明为什么我成年累月不眠不休地创造三毛的理由。

十五年来我画三毛，我忘不了开始时的孤单和寂寞，但现在却有着成千成万识与不识的朋友结伴而行。路本来是没有的，有人走才有路。毕竟我为自己开辟一条创作的路，三毛是不会孤独的，我自己也不再是孤独和寂寞的了。

孙夫人主办的儿童福利会，为了救济跟三毛同一命运的小朋友们举办“三毛义展”。我抱歉我的作品还没有成熟，特别是三十张彩色义卖作品，都是在带病中赶画的，但是想起千千万万的三毛们因为孙夫人这一义举而得到实惠，作为三毛作者的我，还会有比这个更快乐的经验么？

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

三毛之父与我

三毛

中国漫画大师张乐平先生，一直是我多年来心目中非常感念的一位长者。这件事情并不是因为今日海峡两岸的开始交流而产生的情怀，而是我在三岁时期，今生手中捧着的第一本“孩子书”就是张乐平先生所创造的一个漫画人物——那小小的、流浪的“三毛”。

记得当时，我方三岁，识字两三百个，并不懂得人间的一切悲欢，但是借着《三毛流浪记》的漫画书，使我幼小的心灵，产生了一种朦胧的社会形态与意识，也使得我在那南京“大宅第”的童年生活里，多少懂得了：在这个社会里，尚有许多在遭遇上极度凄苦无依的孩子们，流落街头、无爹无娘，挣扎着在一个大都会里生存的辛酸以及那露天宿地、三餐无继的另一个生活层面。

我看了《三毛流浪记》之后，又看《三毛从军记》。这两本漫画书，其中有泪有笑、有社会的冷酷无情，但同时又有着人性光明面的温暖、同情和爱。成长后又看三毛，看出了书中更多的讽刺以及对于四十年前中国社会的批判。

许多年过去了，十九岁时我离开了成长的台湾，在异国生活了二十年。二十年的日子，漂泊的心，以及物质上曾经极度贫苦拮据，使我常常想起：虽然时代不同了，但那漫画中的小三毛，好似在我无依无靠的流浪生活中，又做了一次或多或少的重演。虽然我本身的生长背景比起漫画中的三毛来说，是幸福太多了。但是在我成长的岁月中，我也遇见过各色各样的人。

张乐平先生，在中国大陆可说是“漫画书”的始创者，他笔下的小三毛，连头发都只有三根，可见这个孩子一切的缺乏。可是三毛是一个很有个性、意志坚强、富有正义感，经历了很多折磨却坚持人生光明信念的孤儿。我们经由这本漫画书，得到的体验，何止是娱乐而已。看《三毛流浪记》内心的滋味十分复杂。

等到有一日，我也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坚持，那就是：在我的笔下，我所观察、我所记录的人生面相，即使平凡，如我的，但那人性的光辉与高尚，在沉默的大众里，要给这些同类一个肯定、欣赏、认同和了解，甚而理所当然的在生活中继续实践我们的真诚。

于是，在我决定笔名的时候，我选择了“三毛”。

经过了十五年的写作生涯，并没有忘记过那创造“三毛”的父亲——张乐平先生。去年夏天，我在台湾的《国语日报》上看见了一则小消息，报上说“大陆的三毛之父张乐平先生，透露了他的心愿，但愿在有生之年，能够和台湾的三毛见面”。我不知道这则消息的来源，可是内心非常快乐。

我托亲友带了一封信到上海去。找到了住院在上海“华东医院”的张乐平先生。当时，张乐平先生已经得了“帕金森综合症”住在医院，这种病症，头晕目眩，双手发抖，多半时间躺在床上。

当我的亲友将我的信交给张乐平先生时，他坐了起来，情绪有些激动，但极度的欣慰与快乐。张先生手抖，不能写信，他立即口述，由我的外甥女志群录下了一封长信给我。过了几天，志群再去医院，乐平先生握紧了笔，画下了一张“三毛”——手里拿着一支好大的笔，双眼炯炯有神，嘴唇的表情坚毅，双脚踏踏实实的分开站稳，左脚长裤上一个补丁，三根头发很有力量的竖在头上——送给了我。这就是他的三毛精神。

从那时起，我的心里，对于这位“三毛之父”产生了一种十分微妙的父女般的感觉。在我们的通信中，亲如家人。我们自然而然地话家常，那一份家人的伦理和爱，十分温暖的在我们中间滋长。张乐平先生有七个孩子。乐平先生说，而今因为我加入了他们的家庭，他的七个孩子，等于音符上的1234567，而我，是那个高音i。谱成了一条愉快的音谱。

《三毛流浪记》这本漫画书，在台湾中年以上的迁台同胞，可说无人不晓。虽然时代已经不同，可是这本书对于中年人重温逝去的时代，对于青少年人了解一个过去的时代，仍是有它再度出版的价值。这本漫画书，在中国大陆至今一版再版，而且还在继续出版中。中国的“小三毛”永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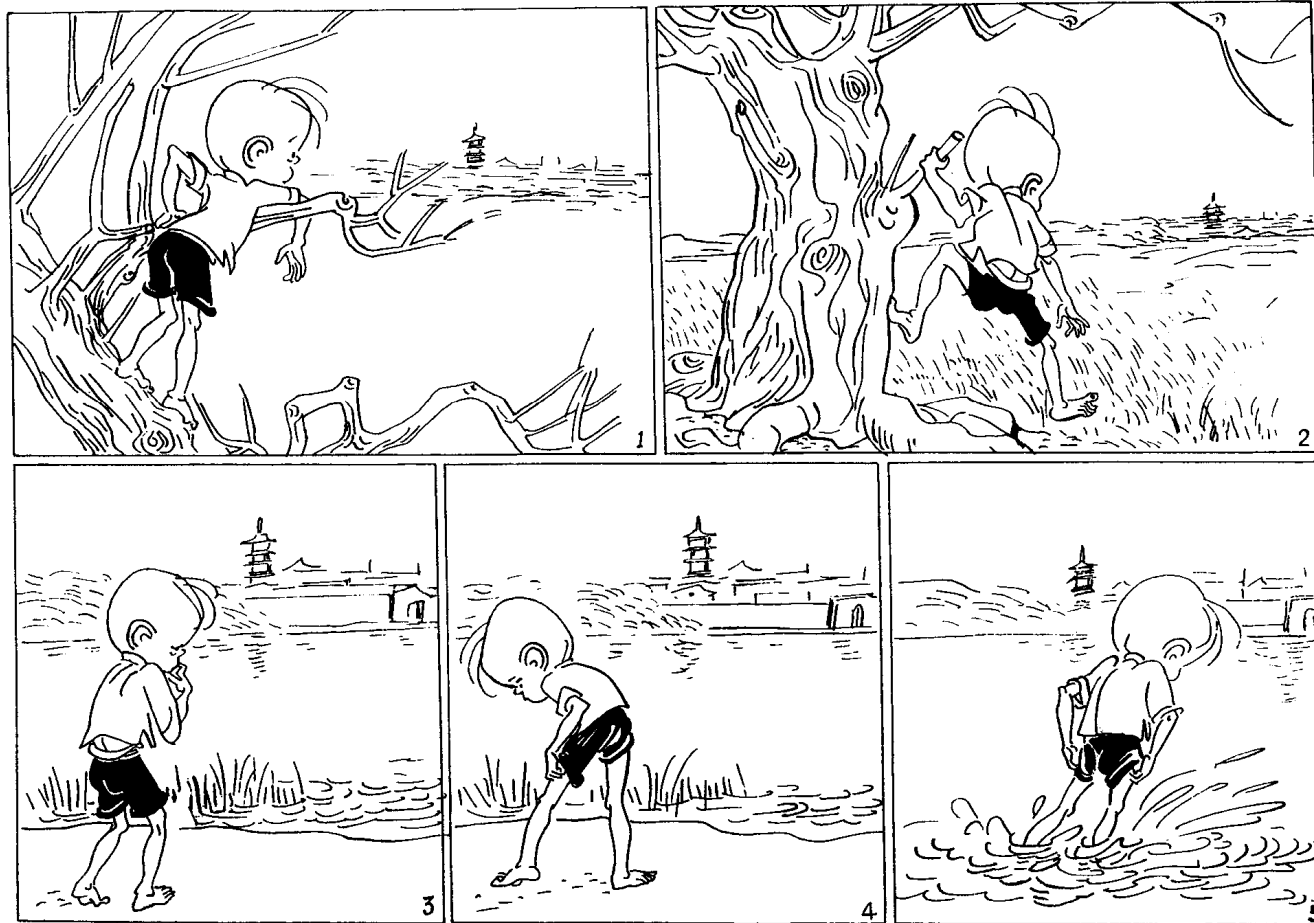
欣见《三毛流浪记》能够在台湾与我们相会，是一件令人欣喜的出版大事，我想说的话还有很多，但请读者进“三毛”的世界，比起我的介绍来，是更贴切的，在此就不再多言了。谢谢。

一九八九年二月 台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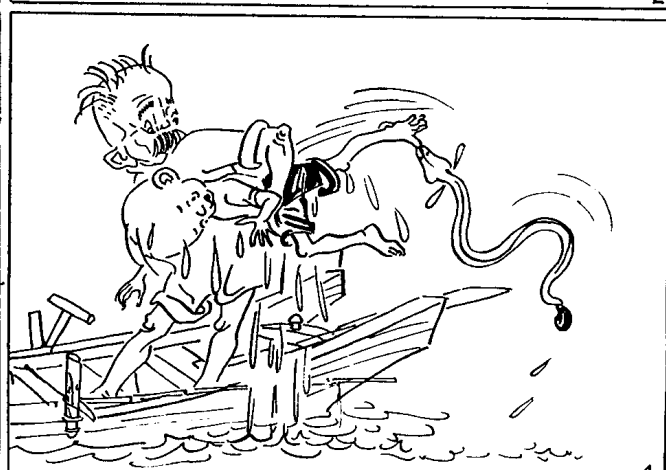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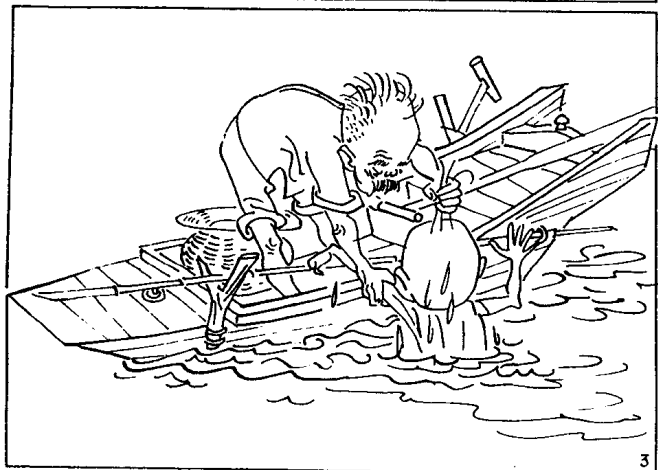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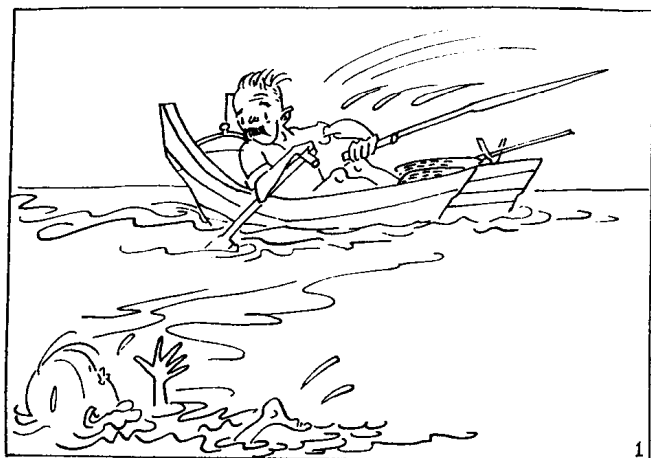
孤苦伶仃



渡河求生



河中遇救



获得温暖

